

天下文化新書出版資料表

一、基本數據資料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書號 | BPH01 |
| 中文書名 | 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 |
| 英文書名 | MUSICOPHILIA |
| 英文附標 | Tales of Music and the Brain |
| 初版日期 | 2008 年 8 月 29 日(五) |
| 定價 | 定價 380 元 |
| 流水頁數 | 約 413 頁 |
| ISBN-13 | 978-986-216-193-7 |
| 原版書 ISBN | 978-0-330-41837-9 |
| CIP | 910.14 |
| 央圖號碼 (8 碼) | 97015282 |
| 開本 | 21cm × 14.8cm (高×寬) |
| 裝訂 | 平裝本 |

二、作譯者資訊

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作者中文名 | 奧立佛·薩克斯 |
| 作者英文名 | Oliver Sacks |
| 作者簡介與記事 | <p>生於英國倫敦，一九八〇年到美國，在紐約行醫，專長為神經醫學，目前為哥倫比亞大學臨床神經科教授。</p> <p>一九七四年出版《睡人》一書，廣受大眾矚目，之後該書也拍成風靡全球的同名電影；其後薩克斯陸續出版了《單腳站立》、《看見聲音》，以及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、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等書，均備受好評。最新著作為《腦袋裡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》。</p> <p>薩克斯為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排行榜上的常勝作家，擅長以紀實文學的形式，以及充滿人文關懷的筆觸，將腦神經病人的臨床案例，寫成一個個深刻感人的故事，因而被書評家譽為本世紀難得一見的「神經文學家」。</p> <p>個人網站：www.oliversacks.com</p> |

| | |
|-------|---|
| 譯者中文名 | 廖月娟 |
| 譯者簡介 | <p>一九六六年生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，曾獲二〇〇七年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、二〇〇八年吳大猷科普翻譯銀籤獎，主要翻譯領域為醫學人文、文學與歷史。代表譯作有《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》(天下文化)、《大崩壞》(時報)與納博科夫作品等。</p> |

三、書籍簡介 (約 250~300 字)

神經內科醫師薩克斯研究發現，音樂比語言占用更多腦細胞。音樂「讓人起舞、影響情緒、引起購買慾，勾起回憶……音樂代表著心靈與感受，超乎經驗，無法形容」。

薩克斯這本新書中的精采故事，包括知名心理分析家飽受腦中重複出現的歌聲困擾；威廉斯氏症候群的小孩擁有過人的音樂稟賦；樂評家得了「恐懼音樂」的怪病，只要聽見銅管演奏就嚇得半死；《幽冥的火》作者納博科夫似乎患有「音樂失認症」，對音樂幾無反應。還有，記憶只持續七秒的人，卻始終記得音樂；作曲家車禍後音感全消；閃電擊中的醫生變成蕭邦迷，突然擁有鋼琴才華……

「音樂開啟了窺看生命及腦功能之窗。」薩克斯這麼說。他也用這本書帶領我們走到窗前。

四、書籍廣告文案（約 100-150 字）

身兼神經學家與業餘音樂家的薩克斯，用感性的筆調，帶領我們一窺當大腦遇上音樂是怎樣的情景，把神經科學幻化成一則則奇異的故事。

書裡的主角或受音樂魅影所惑、或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音樂天分、或從音樂得到救贖、或失去自我卻只記得音樂。原來音樂不只在塵世中，也在我們腦中，更成為我們生命無法割捨的一部分……

六、名人推薦及文字

侯文詠／臺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、暢銷作家

蔡振家／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
推薦

薩克斯有種特別奇妙的能力，
他可以藉由神經學臨床案例的感性敘述，抽絲剝繭、循循善誘，
讓外行人也得以一窺大腦的奧祕……

蔡振家／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

薩克斯寫的不只是行醫與科學研究的紀錄，
他的文字更富含人文關懷、哲思與文學趣味……

本書不僅可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音樂那虛無飄渺又魅惑人心的魔力，
也闡明人類心智的運作或異常是怎麼一回事。

角谷美智子／《紐約時報》

本書就像一場用文字演出的蕭邦馬厝卡舞曲，
明快、手法獨特，而且有著一種奇異的美感……

其中最令人驚嘆的就是他的觀察入微與設身處地為病人著想。

《美國學者》(The American Scholar)

薩克斯把神經科學與不可思議的真實故事交織在一起，

讓我們用全新的角度來看大腦的功能和音樂……
濃厚的人文色彩使本書讀來像一流的報導
——這就是薩克斯文字魔力的由來。

柏格 (Kevin Berger) / 《沙龍》(Salon)

薩克斯把他畢生對音樂的益愛灌注在這本新書之中……
讀了本書我們才恍然大悟，
音樂的力量比我們想像的要來得強大，甚至可能是危險的。
音樂無異於窺視人性的一個窗口。

杜拉肯博德(Andrew Druckenbrod) / 《匹茲堡公報》(Pittsburgh Post-Gazette)

薩克斯用一則則精采的神經音樂故事，描述當大腦碰上音樂的奇事。
《新聞週刊》

由於薩克斯是神經學家，也是業餘音樂家，
就音樂神經故事，沒人能比他寫得更好。
從《睡人》、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以來，他開創了獨特的文體。
他寫的每一章都像探險故事，帶我們深入大腦的祕境。

艾波亞德 (Bryan Appleyard) / 《時代雜誌》

本書像無可拆解的旋律吸引我們從頭到尾聆聽下去。
《倫敦每日快報》

薩克斯將使我們從全新的角度看音樂。
《好書指南》

薩克斯結合人文關懷和臨床醫療，開創出獨特的書寫風格。
麥克金 (Colin McGinn) / 《紐約書評》

本書是音樂神經學的最佳入門書籍。
沃夫薩爾 (Marvin Wolfthal) / 《新英格蘭醫學期刊》

薩克斯透過音樂來看心靈，為科學開創新的視野。
萊里爾 (Jonah Lehrer) / 《種子雜誌》

七、目錄章名

推薦序 薩克斯，改變了我的人生 蔡振家
自序 音樂之愛

1 天打雷劈

席可瑞遭到雷擊，大難不死。就在他的生活似乎恢復正常兩、三天後，
最驚異的事才要開始——他突然有股強烈的渴望，想要聽鋼琴樂聲。

2 似曾相識的旋律

有些人在癲癇發作的時候會失去知覺，有人還是可以清楚感覺到周遭發生的事，然而同時好像看到了某種景象、聞到什麼氣味，或是聽到一段音樂。

3 噢，那該死的音樂又來了！

席薇亞說：「我非得在演奏前衝出去不可……通常我只有不到三十秒的時間可以逃走。」如果不快一點，那些拿波里民謠會引起她的癲癇發作。

4 心靈唱盤

父親口袋裡總擺著兩三本管絃樂袖珍總譜，在看病人的空檔翻閱，樂曲就自動在心中演奏。用不著把唱片放進唱機，他就能好生享受這無聲的音樂。

5 腦蟲入侵

電影或電視劇主題曲，還有廣告，常常都有餘音繞樑三日不絕的魔力，這種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不去的旋律就叫「腦蟲」。

6 音樂幻覺的變奏曲

我們的腦子一刻也停不下來，如果得不到正常的聽覺或視覺刺激，就會自己產生刺激，幻聽就是其中的一種。

7 理性與感性

我們以為，所有好的音樂家即使不像莫札特那麼厲害，應該也有不錯的音感。然而，光是音感不錯就夠了嗎？

8 沒有音樂的人生

小說家納博科夫在自傳中提到：很遺憾，音樂對我來說只是一連串莫名其妙的噪音……平台鋼琴和管樂器，音量小的話，教人覺得煩悶，大聲的話，又像在剝我的皮。

9 爸爸打噴嚏的音是 G

十九世紀的牛津音樂教授歐斯雷爵士音感絕佳，他在五歲的時候說：爸爸打噴嚏的音是 G，風吹的音是 D，家裡的鐘噹噹響的那兩個音是 B 小調……

10 失落的音感

聽音扭曲的問題讓作曲家傑克柏很苦惱，對他的生涯更是一大打擊。他在指揮自己創作的樂曲時，就會以為有些樂器的音沒調好，或是有人錯音……

11 為什麼人有兩隻耳朵？

喬庚森突然喪失右耳聽力以後，對於音樂的音高、音色等特質的感受都不變，但是對音樂的情感接受有了障礙。他覺得現在音樂聽起來都很平板。

12 腦袋裝了兩千齣歌劇的人

馬丁記得兩千齣以上的歌劇以及全部的清唱劇，這種音樂天分實在教人嘆為觀止，然而除去音樂，他的腦袋幾乎空無一物。

13 聽覺世界

盲音樂家或盲詩人幾乎都帶有神秘色彩，在很多文化都扮演特別的角色，有如老天賜予他們詩歌或音樂的天賦是為了補償他們失去的眼睛。

14 D大調是藍色的

作曲家托爾克五歲開始學鋼琴，有一天，他對老師說：「我喜歡藍色的那首。」老師大惑不解，托爾克也覺得奇怪，每個調明明都有顏色，其他人都看不到嗎？

15 只有七秒鐘記憶的人

克萊夫遭受疱疹性腦炎的感染，腦部有關記憶的部分被摧毀殆盡。他只記得七秒內發生的事，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或經驗像是立刻被消除般，毫無記憶。

16 失語症與音樂治療

山繆有嚴重的失語症，儘管接受了兩年的語言治療，還是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們的音樂治療師居然聽到山繆在唱歌……

17 不解之緣

所羅門不幸得了異動症，肢體會不自主的顫動。但是他想到為自己的動作配上聲音，不斷重複吟詠希伯來文，好脫離疾病的折磨。

18 觸摸天堂

鋼琴家凡布洛斯的妥瑞氏症不輕，一天之內出現不由自主的動作可以高達四萬次。但是在他彈琴的時候，卻幾乎看不出來。他的妥瑞氏症就像貪得無厭的野獸，渴望觸摸琴鍵。

19 節奏救了我的腿

老太太的左腿動了手術，雖然一切都很順利，可是她的腿卻變得完全動不了。然而就她在聽愛爾蘭吉格舞曲的時候，那條動過手術的腿，居然會跟著打拍子。

20 阿根廷探戈的神效

帕金森氏症病人只靠音樂就可獲得釋放，不過其他各種運動也有助益，如果能夠跳舞，把音樂與運動結合在一起，那就更完美了。

21 獨臂鋼琴家

幾乎所有截肢者或多或少都有幻肢的感覺，雖然可能帶來困擾或疼痛，但也有好處，例如讓斷臂鋼琴家維根斯坦還能知道用哪種指法最好。

22 手指的背叛

音樂演奏家都知道，這種使手部痙攣或無力的可怕神經疾病，說不定哪一天可能會找上自己。這一直是音樂界中大家都知道但避而不談的祕密。

23 音樂之夢

夢中的行動、特質、視覺元素和語言都可能在夢境中受到改變或扭曲，只有音樂不會。夢中的音樂不會亂七八糟或前後不連貫，也不會像夢中其他的東西在醒來之際很快就消失了。

24 音樂冷感症

傅萊德曼醫師車禍後不久，發現有件事讓他很困擾：他不再喜歡聽音樂了，雖然，音樂是他長久以來的精神食糧。他認為必然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。

25 幽禁在黑暗中的靈魂

母親過世時，足足好幾個星期，我就像僵屍一樣了無生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路上聽到收音機傳來母親生前最喜歡的舒伯特，我才活了過來。

26 天鵝之歌

相傳天鵝在臨死之前，嗓音會一改粗嘎，變得極其淒美。
這就是哈利的天鵝之歌，充滿無限柔情。一個禮拜後，他就死了。

27 不停唱歌的人

薇拉以前沒那麼愛唱歌，但是現在「瘋狂地唱」，要跟她說上幾句話都很困難。
她為何在生命最後幾年才如此？或許是額顳葉失智症作祟，才讓她顯現音樂方面的才能。

28 音樂小精靈

葛蘿莉亞擁有女高音的美妙嗓音，會唱兩千首左右的曲子……
可是她不會「五加三」，也無法獨立生活，就像大多數的威廉斯氏症患者。

29 用音樂找回自我

蓋斯特原本是人聲無伴奏樂團的歌手，老年失智，幾乎完全遺忘了自己的人生發生過什麼事。
但他幾乎還記得每一首歌的低音部，現在，音樂是他與這個世界唯一的連繫……

中英人名對照

1

天打雷劈

四十二歲的東尼·席可瑞是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小城執業的骨科醫師，名聲不錯。他身材壯碩、肌肉結實，大學時還是橄欖球校隊。一個午后，秋高氣爽，微風習習，他和家人在湖邊的亭子聚餐。他抬頭一看，發現遠方的天空飄著幾朵烏雲，好像快下雨了。

他走到亭子附近的公用電話，想打電話跟他媽媽說幾句話（那時是一九九四年，行動電話還很罕見）。接下來發生的事，他仍記得一清二楚：「本來我還在跟我媽講電話。細雨飄下，遠方雷聲隆隆。我掛上電話，才跨出一步，就被雷劈個正著。我記得那公用電話傳來一道閃光，擊中我的臉，我整個人就彈開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他似乎遲疑了一下：「然後，我覺得我往前飛。我左看右看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我看到自己的身體躺在地上，我對自己說：『天啊，我就這麼死了。』我看到大家都跑到我身旁。站在我後方等著打電話的那位女士跪下來，幫我做心肺復甦術……我感覺自己在樓梯上飄，我的意識還很清楚。我看到我的孩子，我知道他們沒事。接著，我被一道有點藍藍的白光包圍……覺得很舒服、平和，人生的高低潮都在眼前一閃而過。但我只是冷眼旁觀，對這一切都無動於衷……沐浴在純粹的思考、純粹的狂喜之中。我感覺自己在爬升，速度愈來愈快，而且往一定的方向。我對自己說：『我從來沒有這種榮耀的感覺。』突然間，我砰地摔到地上。我回來了。」

席可瑞醫師知道他已回到自己的身體內是因為疼痛——他的臉和左腳像被火燒灼般劇烈疼痛，那兩個部位正是電流進出身體之處。他了悟「只有活的肉身會感到疼痛。」他想回去那個極樂之境，想告訴那個女人不要再幫他急救，讓他走吧，但是太遲了，他已回到塵世，回到自己的血肉之軀。過了一、兩分鐘，他終於能開口說話：「沒關係，我是醫師！」幫他急救的那位女士，剛好是個加護病房的護士，她回答：「什麼沒關係！幾分鐘前，還不知道你是死是活呢。」

警察趕到現場，想幫他叫救護車。他說不必了，但看起來有點神智不清的樣子，於是警察送他回家（他覺得「這一趟好像花了好幾個小時」）。回到家後，他才打電話連絡自己的心臟科醫師。醫師幫他檢查之後，認為當時可能是暫時的心臟麻痺，但現在一切正常，心電圖等檢查也看不出有什麼問題。醫師說：「被雷劈，沒死，算你命大。」他認為席可瑞應該沒事了。

席可瑞覺得精神不濟、反應遲鈍，很不尋常，於是去看一位神經內科醫師。他還發覺自己的記憶力減退，有些熟人的名字他居然想不起來。醫師為他做了檢查，包括腦波檢查和磁振造影掃描，似乎還是沒有異常。

幾個星期過後，他覺得精神好多了，就回去醫院工作。雖然他的記憶仍然有點問題，偶爾會想不起某些罕見疾病或手術的名稱，但開刀技術和以前一樣好。又過了半個月，

他的記憶已完全恢復。他心想，那意外事件該已煙消雲散。

然而，最驚異的事才要開始發生，即使是到今天，距離遭到雷擊的那個午后已十二年了，席可瑞還是覺得不可思議。就在他的生活似乎恢復正常兩、三天後，突然有股強烈的渴望，想要聽鋼琴演奏的音樂。過去的他完全不曾如此，他說，小時候雖然上過幾堂鋼琴課，「不過沒什麼興趣」。他家裡也沒鋼琴，平常聽的音樂多半是搖滾樂。

因為突然瘋狂愛上鋼琴音樂，他買了一堆 CD。其中，他特別喜歡阿胥肯納吉彈奏的蕭邦精選集，裡面的「軍隊波蘭舞曲」、「冬風練習曲」、「黑鍵練習曲」、「降 A 大調波蘭舞曲」、「降 B 小調詼諧曲」，他百聽不厭。席可瑞說：「每一首我都喜歡得不得了，甚至想彈，於是我就訂購了樂譜。這時，我小孩的保母問我，她家的鋼琴沒處擺，可以放我家嗎？那是一架小小的直立鋼琴。太好了，我正想要一架鋼琴。可是我不會看五線譜，更別說彈琴了，但我仍然決定自學，希望能無師自通。」他上次學琴已經是三十幾年前的往事了，現在手指既僵硬又笨拙。

席可瑞不只是突然狂戀鋼琴，也發現自己腦中開始浮現樂曲。他說：「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是在夢中。我穿著禮服，在舞台上彈奏自己寫的曲子。醒來後，我嚇了一跳，那曲子還在腦子裡。我跳下床，找一張紙，想把還記得的部分寫下來。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在五線譜上寫出來。」這也難怪，他從沒寫過曲子，也沒抄過譜。但每次坐在鋼琴前練習蕭邦的曲子時，樂曲就會跑出來占據他的心神。「那種感覺很強烈，就像被附身一樣。」

我不知道這種音樂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似乎讓他無可抗拒。這是一種幻覺嗎？

席可瑞說，這不是幻覺，更好的字眼是「靈感」。音樂就在內心深處，他只能讓這音樂自然湧現。「這就像頻率，收音機的頻道。我只要把自己敞開，那音樂就出來了。我真想學莫札特說：『這是來自天上的音樂。』」

他的音樂源源不斷，「連一刻都停不下來，」他說：「我得刻意把它關上，才能停止。」

現在，他不只要學習彈蕭邦的曲子，還要把腦子裡的音樂寫下來。他先在鋼琴上找音，再用五線譜寫下來。他說：「我覺得好累。我常常四點就起床彈琴，一直彈到非去上班不可。回到家，我又是整晚都在彈。老婆看我這樣著魔，不太高興。」

席可瑞本來是個隨和、顧家的男人，但意外發生兩個月後，他變得瘋狂喜歡音樂，幾乎無暇他顧。他突然有所了悟，或許「大難不死」是有原因的。他說：「我想，我能活下來，是為了音樂。」我問，他在意外之前是否有宗教信仰。他說，他是在天主教家庭長大的，但不是很虔誠，他有一些「非正統」的想法，例如相信輪迴。

他在雷擊事件發生過後，宛如新生，就像轉世，從此感受到音樂的召喚，而且具有特別的天賦和任務。正如他說的，那是「來自天上的音樂」。音符像是「一股強大的激流」，不停奔向他，他必須使那些音符成形。（他這番話，讓我想到公元第七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詩人——凱德蒙。據說凱德蒙本來是個沒受過教育的牧羊人，有一晚在夢中學會「歌唱的藝術」，從此創作出無數的讚美詩和詩歌來讚美上帝。）

席可瑞繼續練琴和作曲，並看書學習記譜法。不久，他就覺得不得不拜師了。他會去外地聽自己喜愛的鋼琴家演奏，但是和當地的音樂家沒有交集，也沒參加當地的音樂活動。他獨自一人走在追尋音樂的路上，所有的甘苦只有他自己和他的繆思知道。

我問他，雷擊事件發生後，除了愛上音樂，他是否還有其他改變，像是對藝術有新

的鑑賞力、閱讀口味的轉變，或是有新的信仰？席可瑞說，在瀕死經驗之後，他變得非常注重性靈。因為那次意外，所有關於瀕死經驗和雷擊的書，他都找來看。他蒐集了非常多有關交流電動機發明人特士拉和高壓電的藏書，有如坐擁電學圖書館。有時，他也可以看見別人身上的「光環」，或是在人體附近流竄的電流，他以前從來沒看過這些異象。

不知多少個年頭過去了，席可瑞依然在享受新生，靈感也一直源源不絕。他雖一直在醫院擔任專任外科醫師，但他的心早屬於音樂。他在二〇〇四年離婚，同年出了車禍。他騎哈雷機車，被另一輛車撞了，整個人飛出去，摔落在溝渠裡，失去意識。結果骨折嚴重、脾臟破裂、肺穿孔、心臟挫傷，儘管他有戴安全帽，頭部仍然受傷了。幸好兩個月後就完全康復，但車禍發生的細節都不記得。

離婚和車禍這兩大災難，似乎都無損他對音樂的熱愛，他還是一樣練琴、作曲。

（以上摘自本書第1章）

九、序言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序言作者名 | 蔡振家 |
| 序言作者簡介 | 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|

推薦序

薩克斯，改變了我的人生

一九九九年，在我赴歐攻讀音樂學博士的第一年，我開始讀薩克斯醫師的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、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，始料未及的是，這兩本書不但開啟了我對於生命科學的興趣，也改變了我的人生，影響我朝著「神經音樂學」的研究方向前進。

薩克斯的《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》英文原著出版的時候，我正在進行一項有關鑼鼓音樂認知的大腦造影實驗，因此，對於這位神經學家的相關著作，自然非常好奇。就在我讀完此書不久，有幸受邀為它的中譯本寫推薦序，心中的喜悅自不在話下。

近年來，陸續有些生物學家寫了一些探討音樂的書籍，例如：《迷戀音樂的腦袋》（列維亭，二〇〇六）、《音樂、語言與大腦》（帕泰爾，二〇〇七）等。但是素有「神經文學家」之譽的薩克斯，有種特別奇妙的能力，他可以藉由神經學臨床案例的感性敘述，抽絲剝繭、循循善誘，讓外行人也得以一窺大腦的奧祕，這本《腦袋裝了 2000 齣歌劇的人》也不例外。薩克斯引用了大量的病例來「敘事」，下筆時除了客觀、科學的醫師觀點之外，更帶有濃厚的藝文氣息與同理心，讓讀者感受到「薩克斯式」的說故事韻味。

本書的英文書名為 *Musicophilia*，意思是「喜愛音樂」。或許為了「破題」，薩克斯在開頭便放了一個相當戲劇性的案例：席可瑞醫師遭受雷擊之後，不僅變得非常注重性靈，更驚人的是，他從此狂戀鋼琴，甚至因而導致婚姻破裂，也不改其志。薩克斯把這個案例放在顳葉癲癇的脈絡中來呈現（第一至三章），而顳葉內側的腦區確實與性靈有關。接下來的第四至第六章，環繞著「音樂想像」的主題，或許有些讀者會感到納悶：作者為什麼花了這麼多篇幅在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議題上頭？我認為，薩克斯所感興趣的是音樂想像的獨特性，例如它跟語言、視覺、味覺想像的相異之處，這個問題十分深刻，直指音樂的本質，對此，薩克斯特別提到了基底核、創造力、音樂中的反復……等相關議題。

第七至十四章的主題是「音樂能力」。讀到這裡，我的感想特別多，時而頻頻點頭同意，但也有時側頭揚眉，心中充滿問號。薩克斯談到音樂才華的幾個不同面向，指出「光是音感好就夠了嗎？」，「有某方面演奏天賦的人，未必具備音樂感與品味」，這些觀念不禁讓我想到了在大學教書所碰到的學生。

在通識課中有時候會碰到一些音樂感極佳的學生，有一位學生說：她沒有正式學過音樂，看譜也不太行，但學起南管來卻能掌握韻味、以直覺添加裝飾音，奇怪的是，班上有些學過多年西樂的同學，演奏起南管來卻較為死板。我自己的碩士論文是研究北管，深深瞭解到民間音樂偏重「口傳心授」、「悟性」的教育方式，相形之下，西方藝術

音樂真是理性、科學、依賴樂譜，而臺灣的音樂科班訓練也太一板一眼了。

薩克斯在提到「絕對音感」的能力時不忘強調，有些具有絕對音感的人反而不太會聽音程和旋律，這點我深感同意，因為我在學北管、歌仔戲、採茶戲音樂時，由於只具備相對音感，所以很容易將同一首曲子移調演奏，然而，我身旁具有絕對音感的朋友卻苦不堪言。

讓我心中充滿問號的是一項頗具爭議性的研究：心理學家達曲發現，在音樂學院裡面，中國學生擁有絕對音感的比例遠高於美國學生，因此她大膽推測，小時候學習漢語這類聲調語言（有「平上去入」等不同的聲調），有助於獲得絕對音感。在我看來，這種觀點似乎是基於西方人對於聲調語言的憧憬，有點太「東方主義」了。這也顯示出：神經音樂學的研究，有待不同國家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學者參與，方能全面發展。

本書還有許多引人入勝的議題，例如：過度練琴所導致的感覺皮質重組、妥瑞氏症患者的超強節奏感、薩克斯最喜愛的一位病人……等，都值得愛樂的讀者細細品味。

在華人的音樂學界中，「神經音樂學」是個普遍受到忽視的領域，我衷心期待薩克斯此書的中譯本問世之後，能夠讓更多人對於這個領域有興趣，帶動相關的討論風氣。

甚至，也改變一些的人生。

十一、導讀

| | |
|--------|--|
| 導讀作者名 | |
| 導讀作者簡介 | |
| | |

十二、自序、前言……（內文前的其他文章）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文章作者名 | 奧立佛·薩克斯 |
| 文章作者簡介 | 同本書作者簡介 |

自序 音樂之愛

科幻大師克拉克的小說《童年末日》中提到的智慧高超的外星人——「主宰」，如果降落在地球上，看到幾十億人花那麼多時間聆聽叫做「音樂」的東西，並為了那種聲音心醉神馳，必然會覺得不可思議。那些外星人或許會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參加地球人的音樂會。他們很客氣地從頭聽到尾，讚嘆作曲家的巧思，但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對音樂這麼著迷。由於他們是缺乏音樂的種族，所以完全不能了解，地球人在演奏音樂或聆聽音樂的時候到底是怎麼了。

我們可以想像，「主宰」回到太空船之後，進一步思索。他們承認，那叫做「音樂」的東西，必然對地球人有著特別的作用，是地球人生活不可或許的東西。「主宰」大惑

不解，不知道「音樂」要傳遞的概念或訊息是什麼，因為「音樂」沒有像語言那樣的意象或象徵，沒有表徵的力量，和這個世界也沒有必然的關係。

在這個地球上，很少有人與生俱來就缺乏欣賞音樂的神經結構，就像那些「主宰」一樣。對大多數的人類而言，音樂有著巨大的力量，不管我們是主動聆聽音樂、還是音樂不請自來，或者我們是不是特別具有「音樂細胞」。這種「音愛之樂」在我們的嬰幼兒時期已經開始展現，是每一種文化的特質，或許打從地球上人類出現之初就已經存在。我們對音樂的感覺，受到文化與環境的影響，也和我們個人的才具和缺陷有關，然而音樂已深入我們的本性，讓人不由得認為這是人類的本能，正如生態學家威爾森所說的「生命之愛」，即人類渴望接近自然及欣賞大自然創造出來的景觀與生命的傾向。（由於我們感覺音樂是活的，或許「音樂之愛」也是一種「生命之愛」。）

雖然鳥鳴顯然有演化適應上的用途（如求偶、侵略或是宣示領土等），鳥類的歌曲結構都相當固定，而且已是鳥類神經系統的固定線路，只有極少數的幾種鳥會即興創作或唱二重唱。至於人類音樂的起源，則要來得複雜得多，不是那麼容易了解。達爾文顯然覺得這點令人費解。他在探索人類自然史的《人類系譜》中寫道：「欣賞音樂或者創作音樂的能力，對人類生存來說，沒多大用途……為什麼人類還會有這樣的能力？這實在是最神祕難解的一個謎。」

當代的認知心理學家平克，更提出音樂無用論，他認為音樂不過是「給耳朵享用的乳酪蛋糕」，並問道：「花時間和精力製造那些叮叮噹噹的噪音，又有什麼好處？……以生物因果來考量，音樂一點用處都沒有……即使音樂從人類世界消失，我們的生活完全不受影響。」雖然平克本人相當有音樂才華，如果失去音樂，必然是他生命的一大損失，但他還是不相信，音樂或者任何藝術和人類的演化適應有直接關連。他在二〇〇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提到：

很多藝術也許完全沒有適應上的功能。藝術可能是以下其他兩種特質的副產品：即帶給我們愉悅的動機系統（這樣的愉悅來自於我們體驗到與適應有關的訊號，例如安全感、性、自尊、資訊豐富的環境），以及如何純化或強化上述訊號的技術知識。

平克等人認為，我們大腦系統的發展主要不是為了音樂，音樂能力是附帶的。這也就是為何大腦並未有「音樂中樞」，與音樂有關的網絡分布於腦部的十來個區域。演化學家古爾德是第一位剖析這種演變的科學家，並稱之為「離應」（譯注：exaptation，即生物的某一特徵起初是為了其他用途而演化出來的，或者原來沒有作用，後來才出現如今看到的用途），並指出音樂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。〔或許哲學家威廉·詹姆斯也有類似的想法，如他探討音樂對人類的感染力，以及論述其他更高人生層面（如美學、道德、智識）透過「祕密樓梯」悄悄潛入我們心靈的現象。〕

不管人類的音樂能力，以及對音樂的感受力，是否在我們神經的固定線路之中，或者只是隨著其他能力演化而來的副產品，音樂仍是每一種人類文化中非常根本的一部分。

人類這個物種的特徵不只是語言，音樂也是。除了罕見的例外，幾乎每一個人都能

感受音樂，感知音高、音色、音程、旋律線、和聲以及節奏（或許這是最基本的音樂能力）。我們會把這些整合，然後在腦部各個區域協力之下，把音樂建構起來。雖然我們經常不知不覺地聽，但音樂還是常常能夠在我們心中激起強烈的情感反應。叔本華就曾寫道：「音樂的莫測高深雖然容易了解，卻是妙不可言。音樂能夠激發我們心靈最深處的感覺。音樂完全不可捉摸……音樂表達的是人生最精粹的部分，而非音樂本身。」

聆聽音樂涉及的層面，不只是聽覺的、情感的，也和肌肉運動有關。正如尼采所言：「我們也用肌肉聽音樂。」我們會不知不覺地隨著音樂打拍子、擺動身體，臉部的表情和姿態也會呼應旋律的內容，表現出音樂激發的思想和情感。

即使我們不是用耳朵聽音樂，音樂在我們心靈上出現時，也會出現上述的情況。即使是沒有音樂才華的人，也能從內心把音樂召喚出來，不只曲調和感覺就像當初聽到的一樣，音節和節奏也完全正確。這表示人類具有絕佳的音樂記憶力，幼年時期聽到的音樂可能已烙印在大腦之中，教人畢生難忘。我們的聽覺系統和神經系統也是聆聽音樂的靈敏配備。然而，我們不知這是否和音樂本身的特質有關，例如音型隨時間的推進、音樂的邏輯、動力、無可分解的順序，或是不斷反覆的節奏，我們不知道音樂如何象徵感情或「意志」，也不清楚音樂如何在無比複雜的神經系統中產生特別的共振、同步作用、振盪、相互刺激和回饋等。

然而，這樣精妙的配備或許是因為太精細、複雜了，還是可能故障，出現扭曲、超載、衰弱等現象。某些腦部病變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對音樂的感知或想像，造成種種音樂失認症。反之，音樂心像可能會過度出現，到無可控制的地步，例如某些曲調沒完沒了地重複，或是產生音樂幻覺。音樂可能誘發癲癇發作。職業音樂家也可能出現與職業相關的神經病症。有一些人因為理智與情感的分離，儘管可以正確地解析音樂，對音樂卻毫無感覺；相反地，有人會為了音樂感動到不能自己的程度，卻說不上來聽到的音樂有何意義。還有不少人能從音樂看到色彩、聞到氣味、好像摸到某種質地的東西，甚至覺得音樂有酸甜苦辣等味道。這就是所謂的「聯覺」。一般人總覺得這是與生俱來的「特異功能」，而非疾病的症狀。

威廉·詹姆斯曾經提到音樂有感染人的力量。音樂能使人平靜、令人興奮、給人安慰、振奮人心，是我們工作或休憩的良伴。對某些罹患神經病症的人，音樂更有強大的療癒力。他們對音樂很有反應，對其他事物則幾乎沒有感覺。這些病人當中，許多人的皮質有大範圍的區域已遭受破壞，像是中風、阿茲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等，還有一些則因為某個區域皮質產生病變而出現失語症、失憶症、運動功能失調或額葉症候群等。有些人得了自閉症、智能不足或皮質下症候群（例如帕金森氏症等運動障礙）。上述病人以及其他病人聽到音樂或接受音樂治療，都可能有不錯的反應。

我在一九六六年眼見一群腦炎後帕金森氏症的患者，因為音樂而動了起來（即我在《睡人》一書描述的病例），不禁嘖嘖稱奇，初次動念想寫一本有關音樂的書。自此之後，音樂以種種想像不到的方式在我眼前示現，讓我看見音樂對大腦功能的各個層面，以及對人生的影響。

每次我拿到一本新的神經學或生理學教科書，第一件事就是查閱索引中的「音樂」條目，但很少有所發現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克里奇利與韓森出版《音樂與大腦》這本書，

我才得以飽覽豐富的史料和臨床病例。

音樂神經學方面的病例少見的原因，或許是因為醫師很少詢問病人聆聽音樂是否出現什麼障礙，然而如果是言語方面出現問題，則會立刻引起醫師的注意。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，幾乎沒有音樂神經學方面的研究。但近二十年來，拜腦部造影科技之賜，我們已可觀察一個人在聽音樂、想像音樂甚至作曲時腦部出現的變化。

現在，已有很多研究人員投入音樂感知與想像的神經基礎研究，並深入探討種種複雜、奇異的音樂神經病症。神經科學研究帶來新的洞見，可喜可賀，令人興奮，但我們也必須提醒臨床醫師或研究人員明察秋毫，不要讓觀察的藝術式微，致使臨床描述流於敷衍，忽略了豐富的人文背景。

顯然，傳統的觀察及描述，與最新的科技應該並進，不可偏廢，我一直在努力融合這兩者。然而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，仔細聆聽病人和受試者的話語，設身處地，想像他們的感受，甚至進入他們的經驗——這就是本書形成的核心。

十三、原版書得獎或銷售記錄

原版書精裝本於英國已售出超過五萬冊，美國約十六萬冊。
預計會有二十一種語言的版本，在全球發行。

十四、可搭配銷售的書

《火星上的人類學家》
《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》
GH103 《星期三是藍色的》